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一八・子部・類書類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卷（卷六十三至卷九十）〔宋〕劉達可輯……………一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四十二卷〔宋〕陳元觀等編……………二二三

自號錄一卷〔宋〕徐光溥撰……………四八一

歷代蒙求一卷〔宋〕王芮撰〔元〕鄭鎮孫注……………四九五

敏求機要十六卷〔元〕劉實撰 劉茂實注……………五一三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一百卷（存二十七卷）（卷三至卷四、卷五十至卷五十一）

卷五十三至卷五十四、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五八一

2443/02

璧水羣英詩問會元二

〔宋〕劉達可輯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麗澤堂
活字印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九三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武事門

兵制

禁衛兵

州郡兵

邊兵

名流舉業



之意然兵政不可不修○有兵制有兵政今昔殊時損益異尚因革殊宜此兵制也故不必泥乎古禁令貴嚴調度貴簡資給貴廣此兵政也則不可矣乎古之兵制莫善於周也井田之中卒伍具焉耒耜之暇于戈屬焉鄉遂之制車徒寓焉時乎無事則執耒以耕一旦有警則荷戈以戰故曰兵制莫善於周然時殊事異則勢不容以強同世易人更則理不得以強合故世之兵制不必泥乎古之兵政亦莫善於

周也起以牙璋統以司馬禁令若是其嚴密代徐以魯追貊以韓而繇役若是其簡約居有積倉行有裹糧而資給若是其充足服人心以壯國威懾外侮以強兵力故曰兵政亦莫善於周然政之不存雖湯武不能以為治法之不立雖韓白不能以用衆故後世之兵政則不可矣乎古蓋得其政則制雖殊無害也失其政則制雖存無益耳

兵權軍政軍心○論兵制不若論兵權論軍政不若論軍心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衛國衛民惟兵之力則兵制不可以不立也然有兵之制有兵之權師屯所聚百萬成羣坐作進退悉聽命於將焉衆之所擁權亦歸之古者命將出於六卿事已則歸諸朝固無擁兵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權實其分不

貴其專分則有統屬之意而無桀驁之憂專則有桀驁之憂而失統屬之意至其甚則陸梁而不顧故曰論兵制不若論兵權有國有軍勢既並立紀綱律令尤貴素張則軍政不可以不修也然有軍之政有軍之心平居無事列屯坐食一有警急則使之征行焉用命與否心實主之古者起軍出於井田有相友相助之義有患難相扶持之心固無不用命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心貴其一不貴其離一則捐軀徇國而冒萬死一生之難離則全軀背上而有委兵棄甲之虞至其甚則離上而不恤故曰論軍政不若論軍心

內外重輕之說○古者中國有常勢故制兵之意常重在內而不在外後世中國無常勢故制兵之意雖重在內而或在於夷狄而內兵之居重也宜其有定制及乎後世中國不能無夷狄之患兵備於東而患或生於西將聚於此而患或起於彼因時制宜而內兵之不能以常重也宜乎無定規

漢以其制故之且民年二十則傅于籍而歲及立秋嚴兵法之肆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直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未有不閑於軍旅者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於大農或取於宗正或取於大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推之大抵漢之善在於兵不當聚而將無常資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

則罷歸衛霍動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也唐初兵制之善○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法益備凡建府八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武衛兩衛之名糧精有蓄器械有備訓練有法番休有時二十而為丁六十而免其籍兵之制如此多者千二百少者八百人其立府之制如此或時夷狄內侵盜賊興起命將飛檄而數十百萬之衆畢出於田畝之間及其疆宇既寧禍難已息使馳一詔而功臣猛將復歸於宿衛之內國無養兵之費將無握兵之重蓋自三代以還兵制之善未有如此者也故杜牧以為天下之大命豈不然哉

法祖 聖祖宗內外相制○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末聖算瞭然毫髮無隱三百年間絕無內外之警我太祖貽謀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舉京師兵而屬殿司內而宿衛外而禁廂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衛之權若重矣然兵之尺籍雖在三衛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彼此相制固敢異志內安得而不固乎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修武備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矣然軍儲給餉屬之運司統制軍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固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

祖宗內外之法 ○祖宗之法在內有三衛皇城司之兵在外

則州郡和禁軍駐泊就糧之軍太祖養兵也二十萬使諸道之兵足當京師京師之兵足制諸道此內外相維而無偏重之患也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統於三衛而不得舉其制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宿衛諸兵禁衛則不得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不相關殿前有馬步都指揮使而侍衛司不置都指揮使而一司自分為二此又內兵之自相維持者也州郡節察坊團刺史各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倅名衛必帶軍州事錢穀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必委貳郡而守臣不得專此又外兵之自相維持者也

時文 警殿古者兵將之法○古者寓兵以什伍之政寓將以公卿之才是以治田獵從禽獸之人未嘗言兵也而為兵之方在焉執射御舞干戚帶珌珮環之人未嘗言將也而為將之方在焉其居而蒞之也以為大夫師長胥正以施法行教朝夕臨之而其出而帥之也以為司馬卒長軍師以治軍旅之政其為吏一也無事而教之也以為教治禁令飲食祭祀為之讀法以勸其德行糾其過惡及其有事也以為賞罰號令誅殺斬戮其為事一也是故兵有常將士有常法嗚呼此先王之時所以威制四夷守衛中國而干城其民由此道也不使民知有兵○古之制兵不使民知兵後之制兵惟恐民不知兵先王所以不使民知兵者非以兵為可去也兵凶器戰危事明民以凶器危事則適以成其乖爭陵犯之習是故

蠻夷猾夏之事此兵事也而委曲諱晦寄之五刑不以兵名焉伍兩師旅之事此兵法也而與吉凶賓嘉並稱五禮四時田獵習戰也而神天下以蒐苗獮狩之名井田經畫皆軍政也當儒司馬而乃屬掌教司徒神其機藏其用使天下莫測其用而戰守之備隱於斯民日由不知之中此先王所以為善制兵也

漢兵制亦近古○儒者論兵率稱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之論亦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噫誠然耶非耶愚聞先儒言漢兵民大略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而不知有漢攷漢制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噫孟堅蓋過矣

綱目

制兵有相維之勢 無事則耕兵皆農也

掌兵無偏重之權 有警則戰農皆兵也

古之為兵也將以禁暴 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

後之為兵也懼其為暴 公邊屯戍更番迭上繇役均也

起徒役於家固無日費千金之慮 三都藏甲魯國日蹙

寓士卒於甸亦無餽糈千里之憂 王蘇擁兵晉鼎幾搖

周輕內勢楚子問鼎 武備不可弛弛則無以懾奸雄之心

漢重東南七國激變 軍律不可廢廢則無以張國家之威

當今駐紮內外之兵貴精○朝廷竭東南太半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亦欲得其一旦之死力也今也簡汰不嚴教閱不習有老弱者有投巧者有供官吏廝役者有為將帥營運者精銳不能什一罷冗至不勝算一有調發往往涕泣不以勝敵自期先以敗衄自處氣餒若是何以任戰比年兩淮荆襄之境時奏凱捷冒萬死蹈重圍皆民兵實為之而官軍無預焉至於臨淮之役禁旅為多前鋒未接後騎已遁自相蹂躪可為於邑兵之不精其弊至此

軍政不立之弊○比年以來軍政不立紀律不明恩不足使之懷威不足使之畏減尅其俸給雖甚勞而不恤苦役其筋力雖甚勞而不憫至於訓習武藝則漫不加意甚而還附虛

籍者冒戰功而反獲上賞効死行陣者徇私意而不與奏聞怨氣滿腹憤意填膺緩急之際胡可倚仗

今之兵有四弊○今之兵其弊非止一端有罷兵有浮兵有

驕兵有虛兵精銳銷鑠執兵而踞矣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

此罷兵也坐坊賣餅負販為業矣技巧雜優嬉戲為適矣此

浮兵也節制難施常虞其反吠憑陵成習不憚於操戈此驕

兵也士馬物故名數猶挂於伍符招旗填剌口券尚費於廩

給此虛兵也

兵制當法國初○雖然立國以兵制兵以權內外

相維本末相制庶能籍兵以立國矣藝祖受命懲唐季五代

之弊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日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

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郡縣之兵弱兵強故尾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勝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故論兵之制善惟願守藝祖之法

不恃治以去兵○嗚呼兵非聖人之所恃也而亦非聖人之所去也聖人以道治天下無精粗無巨細在治道中皆所不可缺故兵雖凶器亦素具也嗟夫兵不為黠武設也若之何其以武而吹蠶也國家太平之後雖使弓弊於橐矢弊於箠千戈消於虎皮之中顧且何害而周之君臣則曰不然國之設此非果恃此也而亦非敢曰吾果無恃乎此也道德仁義禮樂教化所以漸磨民心為子孫萬世之計者固自有在抑勿使其有所缺敗以啓民之亂心耳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器侵伐之典修明於國家閒暇之日是謂有政夫有政而國可亂者蔑矣故禮官之次政官繼之今日修政於閒暇盍亦加之意歟

故事源流

經傳格 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駘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將降莫不悅喜猶兵為王者大事存亡係焉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可得哉唐魏元歷代事實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同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前刑凡制軍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禮顧齊威公任用管仲迺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前志刑法文帝即位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本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制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唐兵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劉黃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其後肅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夫所謂天子禁軍首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皇朝典章太祖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兵之額四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左右驍驍院領步兵之額二編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役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戍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米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繼治平三年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初祖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

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以來乃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募兵浸多嘉祐七年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救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師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撥其制裁為定額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吳芾言今天下之兵內外何啻三十萬大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先正建論范祖禹上哲宗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廢也神宗熙寧二年蘇轍言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二十萬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近世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蘇子由云天下之變常伏於有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禦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開
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蓋周之諸侯內無
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
秦之害未有如唐制之得也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
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至犯京師而
莫之能禦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
兵而無一人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
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謝錢
文子云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成周之
世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蓋常有十五萬衆
隱於民伍之間天下有變鄉遂不足乃取之都鄙都鄙不足
乃取之邦國是兵在內也啓征有龜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
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
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置府六百所而在關
內者殆半關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惟得居
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略同也然
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內弱邊兵外
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
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與南北軍又無以
異是知唐兵一變乃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鎮之
變制南北軍而無監軍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
內向小者握兵顓制乍機乍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

又有不可言者定策國步門生天子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
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絕異其變也與漢略同而其冒嬰禍
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
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
之所同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崔暉召朱全忠
全忠至而唐亡異世同軌如出一轍其秦內難皆以閹寺其
逆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倖而熄
於皇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者可攷
焉 陳季雅云漢初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所謂北軍即郡國
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而屯衛天子未央宮門者大抵北
軍則居長安宮闕之下而南軍則居京師城門之中繼而兵
漸增置而南北之名遂不可見而可見者衛尉有公車之屬
號曰北軍其名尚存耳自文帝以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其後張敖世以車騎將軍特改爲衛將軍而以城門及北軍
兵屬焉豈非城門兵爲南軍之明驗乎武宣而下兩宮入校
尉期門羽林所置不一武居王闕或居京輔是以南軍之制
不可槩舉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極是蓋漢初兵制本
欲內外相維關中居天下三分之一卒然變起一隅而勢無
以相抗亦難立國是故周勃得據北軍而誅諸呂巫蠱之變
戾太子在長安城內發長樂宮衛武庫精兵以反卻是北軍
屈桡在外受詔發三輔近縣兵及引長水宣曲胡騎以入長
安與戰卻是南軍丞相附兵寔多而太子敗走則知高祖創

業之規模遠矣北軍足以制南軍則周勃以之定宗社三輔之卒足以重宮衛故屈楚以之定內難陳季雅云光武併省兵制大抵於京師官闕之兵蓋五校虎賁羽林北宮衛士之屬皆北軍也而南軍則不置蓋中尉不隸京輔之兵卒而城門亦不曾置兵但於正南曰平城門不置候而置司馬一人曰主兵耳蓋北軍衆而南軍絕不置是時北軍多為宦者所親實武以大將軍誅宦官發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其時宦者矯制以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帥五營士討武而自將虎賁羽林光祿勳兵廢驍奴僕及都候劔戟士驍騎與武對陣大呼武軍曰汝皆禁軍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於是武軍盡皆歸王甫而武遂敗蓋無南軍以為相制之法而北軍

多親宦者故也後何進只得召外兵可見東漢無南軍也南北二軍猶曰以相表裏又曰以相制然南軍有郎衛有兵衛掌出入宮禁為天子宿衛彼北軍止於護城耳豈得而侔之哉林賢良云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一方有警則朝廷遣將將其方之兵以從事及事既畢兵散於野即緣敵之亡也將歸于朝即守職之吏也自春秋以來將帥已各有其軍矣雖夷吾子犯之徒不能撓其制故各分三軍則公卿各將其軍矣西漢之制凡兵皆屬於天子而命將屬於臨時茲其所謂尤近古歟錢文子云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而詳而處外之制何其疎且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

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於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分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持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至其總軍而遣使河北一道則折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折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百官志注乃在六尚書

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弘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疋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彊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更此之壞無餘於是外鎮感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者哉杜牧公謂府兵內創邊兵外作言二者適相值耳要知府衛之法方備而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成者必極而已猶言人之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者此其常也府兵方壯而鎮兵猶稚府兵已

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攷耳雖然唐之置兵徒以外柄受人未大本小乃區區自為捍衛之計方其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既非天子之有號令征伐又非天子之有甚至無尺土以自庇史臣因得以宣其勿戢自焚之戒可不哀哉

禁衛兵 ④ 以禁衛宿兵立說

漢頭為京邑暫安之圖易為京邑常安之計難枝葉將瘁而護根本此暫安也藩籬已固而壯堂與此常安也京邑果何地乎所以控扼邊方者是在所以鎮御戎狄者是在是為四方之根本是為中國之堂與其可不使之愈久愈安而但危中求安乎故天下之勢莫於安既能為京邑常安之計則天下之勢鄰於危不必為京邑暫安之圖此誠謀國者所當究心也夫中國之藩籬已固其安也屹然於斯時而為京邑常安之計增唐府於關輔而振國威靈蓄頗牧於禁中而為國羽翼此人情之所難而其勢安苟四方之枝葉將瘁其危也凜然於斯時而始為京邑暫安之圖上陸贄之章而備衛官苑返李晟之旆而全復禁軍此人情之所易而其勢危難而安可也易而危可乎

禁衛諸班直閣門皇城司等之兵兵衛不可單弱也往宗全盛時猶且選才力過人者備宿衛擇河陝禁軍以備關額況

今果何時耶而二司之兵不滿十萬諸司之兵僅及五千使人人勇銳邑邑精明緩急之際猶可倚仗若乃老弱未汰虛已糜廩驕脆難制動欲脫身及今少安蓋亦思為根本計乎切謂今日之京邑當秉天下之安而久其安不當臨天下之危而求其安今天下果安耶抑危也將以為安則蜀首已隕上流之風寒迫身裹腰已斷長江之天塹慄齒枝葉半瘁根本將不護乎將以為危則邊塵清肅而羽檄稍緩於烽飛江沱奠安而狼烟少稽於畫警藩籬固守堂與將不壯乎處天下不安不危之時正當為四方護根本為中國壯堂與隩區上腴王氣所會天命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支銀山雪屋風潮効靈地險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守金城萬雉壯觀上都城非不堅也城可獨恃乎群公列辟羽儀天朝官非不衆也官可自為乎以是而論則圖京邑之常安者誠不可無兵誠不可無將誠不可不蓄將而增兵也

事 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紀本 周宮正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 漢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屯衛 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 後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贊衣闕尹閣寺陸戰百重各有司 注 皆衛宮禁門戶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

也微道循禁道也西都唐制左右十牛衛掌衛及供衛兵仗
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五府三衛本朝自五代禁旅無復舊制宋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軍募天下猛士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直太祖受禪志因其制詔殿前侍衛二司簡驍勇者升為上軍驍弱者退為副直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闕補其缺上每御講武殿親臨試之由是禁旅精銳器開寶五年上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賦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補侍衛司太宗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蕃衛之士益以精強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謂之三衛禁軍之親近者執役殿前宿衛官省彗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高宗紹興元年臣源論奏增禁衛上謂輔臣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儀衛之盛今殿前侍衛人亦不少一衛士請給可贍三四矣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指畫增修鞍馬器械乃為先務張方平奏仁宗言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情游無狹帶莫容其身者

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誠恐當有以懲創之寶慶奏劉祖宗之時留意軍政殿前侍衛馬步三衛合十餘萬人強幹弱枝厥慮甚遠崇觀以後利其額闕浸虧舊章政宣之間才三萬人而已高宗渡江所有無幾於是稍聚外軍以備三衛至紹興丁巳始復祖宗之舊乾道初詔定其額合十二萬四千人既而移騎軍三萬屯於建康議者不以為是然殿步二司猶九萬四千人足為京邑之壯迄孝宗之時有闕則補未始憚其勞費也夫省兵以省費於國計甚便矣然殿步二司上嚴宸極事體至重非他司比也今軍籍視阜陵時浸損恐非強本之道鄭節卿云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目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從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官伯之所掌是也行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固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崔之隸是也鄭節卿云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中令掌之有以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都者衛尉掌之均之為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尉初無定負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庶而升擢之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官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也屬

於衛尉者為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為衛士周廬設微警夜入晝歲盡則更觀以角抵而罷之亦猶周官宮正所掌王官之糾禁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者皆宮城內之宿衛武帝以來廼選六郡良家子為期門羽林郎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為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畫屬之光祿勳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而衛尉所掌持官門衛士巡徼之士與南衙兵一等耳攷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為郎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為羽林期門其才美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為無補於君也豈今所謂衛士者比哉 鄭節卿云昔先王之時自綴衣之賤虎賁之冗侍御僕從之衆咸以正人居之區區之漢猶能置三省郎執戟陛下而以多聞博學之士參居之以至詔郡國賢良方正者充其選入則典乘輿出則備顧問一有藩邪不法者皆得以言之故武帝說宴於宣室則東方朔辟戟而力爭成帝不嚴於禋祀楊雄奏賦以諷焉逮唐制雖失視漢為甚遠然猶能立五府之衛而以官之子弟居之國家其人尤甚宮殿諸門悉以宦者領之環列者又皆武人力士雖勇鷙過賁育一有怒心何所不至焉乎觸瑟之事所宜鑒也

州郡兵 (附) 以州郡宿兵立說

策頭有兵制有兵權隨方建置因事分合此統兵之制也然統兵雖有其制而制有不必拘者則以郡守兼之教閱有時

殿最有課此練兵之權也然練兵雖有其權而權有所當歸者則以郡守總之考論漢人都尉都試之法無出於此矣夫總兵之職隸於都尉練兵之職課於都試若於郡守乎何預今乃舉而屬之郡守何耶蓋郡守乃都尉之長都尉乃郡守之貳郡有內外事有緩急故都尉之職或有不當置者則郡守得以兼之況漢之置將本無常員有事則置事已則罷公卿可將大夫可將則以郡守而兼都尉其制不必拘也都尉乃掌兵之官郡守乃掌民之職職有大小權有輕重故都試之法其有所當總者郡守得以專之況漢初京師之兵未嘗遠出設有緩急郡國取焉或發雲中或發蜀郡則以郡守而統都試之法其權所當總也

策段先王之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召諸侯兵耳或遣王師出征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襄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成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夫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戰以秦師從諸侯之後蓋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今天州郡之謂禁兵者非廂兵弓兵鋪兵比也給之優而用之靳也而技巧工匠者若人也蓋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執

法物備呵導以為衛也若是而謂之禁兵其下習於驕且惰乎求其所以教之則有兒戲而無法制有賞賚而無黜責當教之日長吏晨起而閱兵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荷戈被甲者有數也至其所則升其堂供張既具幕官兵佐環而居也兵卒旁午紛而列也器械之相角不能無精而不能皆精弓弩之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膂力無爭戰之苦而賞賚已有必得之例日未及晁而官吏歸兵卒休矣獲賞者如戰勝解甲者如釋負賞固所食而被甲喘汗者所不樂也如是而責其精欲其強乎

事 漢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漢制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初則以羽檄召兵於郡國至于孝文則以銅虎符羽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其有急則以鳥羽插之以示疾速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軍灊上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內卒征西羌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更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宣帝本始二年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名仇健習騎射者皆從軍紀本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謂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林唐高祖武德初始置李府析關中為十二道凡天下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凡發府兵皆下符吳州刺史與折衝勅契乃發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唐兵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衛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寓焉莊宗兵遂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軍備餉給悉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一方有盜寇不虞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隸歸翰王室平時除戎備城障武事皆有其實此乃祖宗待州郡深意縣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

會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焉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首靡不相資也上孝宗淳熙二年上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熈寧劉瑩奏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屬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才於異代也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不精士氣怠沓臣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役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屬衛連營締疊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見漸熟征戰秋出

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遣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蘇老泉云有禁軍有廂軍有土軍飽食於營狂遊於市老與壯相半也勇與怯相半也名隸尺籍身處塵肆者十之三也公府之為從隸廝役者十之五也卒之堂堂而陣墳然而鼓奔則蹶躓則喘迎刃而殪逢敵而走皆兵也 蘇子由云今世之強兵莫如公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多其廩愈厚其才愈薄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兵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呂東萊云州縣之兵重於招填利於虛券而額缺不復問廂禁軍盡人家子弟執業市廩名隸軍伍並以供廝役居官者利於目前之用而不復問老弱者厚賂管軍增減年甲有司憚於生事而不復問春秋教閱僅同兒戲辰入教場頃刻而退或畜緣而幸免或嬉笑以旁觀而技藝之能否不復問一軍之刺費計幾千或以應副人情或因垂滿納賂有孩兒軍工匠營之目獨不思兵備而不問謂之費既闕而賞罰不明謂之戲乎 李太白云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靽左右騎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蒼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胡致堂云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

陝卒力扼虎射命中常單于數十萬以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皆江南人也 陳同父云項籍以會稽兵八千而角鉅鹿之戰今荆楚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粵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止也哉

邊兵 ① 以邊地宿衛立說

國家不能無邊備故國家不能無邊兵夫中國之與夷狄如陰陽晝夜之不能相無也備其一方而禍作於他方者容可慮防其一道而難生於他道者尚可憂室塞亂萌在在有備謹固封守處處申嚴是之謂不可無邊備然國家之嚴兵備如金城湯池之不可失也王公設險而志在於守國重門擊而慮詳於禁暴魏魏扼道莫敢誰何虎視眈眈望風退避是之謂不可無邊兵以邊防而險設又以邊兵而守險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而人險又所以維持天地之險則疆場永久無虞也宜矣哉

策臣漢懲秦調民遠方征戍之弊其備禦四夷之計凡一方有警即調近地兵以討之是以有鴈門雲中諸郡兵以專備匈奴有巴蜀等郡兵以專備西南夷有會稽豫章等郡兵以專備兩粵南越有渤海遼東等郡燕齊等國兵以專備朝鮮遼境無事則歲戍於中都與中都之民同制而遠近優異則